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十九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是也【疏】注堯曰至是也○正義曰文見論語堯曰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注】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注】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疏】注萬章至之乎○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諄告曉之孰也从言䍧聲讀若庉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大雅誨爾諄諄左傳年未盈五十而

諄諄如八九十者孟子諄諄然命之乎大雅諄諄鄭注中庸引作忳忳云忳忳懇誠貌也其中懇誠其外乃曉告之孰義相足也按告曉之孰則有聲音故云天有聲音也爾雅釋詁云命告也命之卽是告曉之諄諄然命之則懇誠而孰告之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注】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言下能薦人於

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注】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下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注】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

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允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疏**三年之喪畢○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程氏逸箋言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注云而如也詩君子偕老傳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都人士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鞶厲也孟子萬章篇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南河至中國○正義

曰史記集解引劉熙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又云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大伾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按禹貢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濮在豫河之東南固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兖州濮亦適當其南故劉熙以爲九河之最南者所解南河不同而其指濮則一也曹濮之間春秋時尚戎狄雜處則以爲南夷似亦可乃趙氏稱遠地南夷則不同熙說矣蓋遠在豫河之南戎狄之地也濮去冀州固非遠地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舜陽城蓋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云獄訟違魏謳歌適晉注引孟子萬章作天下朝覲獄訟者又云舜曰天也夫然

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史記五帝本紀云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同劉熙言於是遂反則熙所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以反釋歸然則趙本作之中國與劉異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凡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劉注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氏疏云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相對故獄爲爭罪訟爲爭財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爲獄其義具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寇言諸侯之獄訟卿大夫之獄訟庶民之獄訟小司徒聽萬民之獄訟命入命婦不躬坐獄訟以五聲聽獄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士師察獄訟之辭鄉士遂士聽其獄訟辨其獄訟禮記月令孟秋決獄訟注淮南子氾論訓云有獄訟者搖鞀皆稱獄訟文選注所引正與之同趙氏本作訟獄故解云獄不決其罪故訟之是以訟獄爲訟此獄劉熙釋名釋宮室云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僞也獄不決其罪則不能确人情僞故爭訟之也蓋主獄訟自有其官惟主獄者不能決乃上就舜而訟之如後世叩閽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此之謂也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注泰誓至欲也○正義曰泰誓詳見前此二語今文尚書無之阮氏元挍勘記云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泰作大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泰太皆俗古祇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注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疏人有言至於子○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

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盡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明益方避啓而未嘗貪其位啓順人心卽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置辨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

疏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無之有者是也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孟子之否然卽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注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

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注】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疏】丹朱至亦不肖○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秝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

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荆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據信嵆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允子朱啓明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丹丹朱貍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燃犀解引徐自淇云二子不肖但不似父之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舜禹爭天下安能成父之志昔人稱丹朱自托於傲以成禪讓無愧爲堯之子○注陽城至處也○正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引劉熙云今潁川陽城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閻氏若璩釋地云陽城山名漢潁州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

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酈道元注先叙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叙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注書在藏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册可討尋又無交遊以質問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正坐此爾周氏柄中辨正云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云陰即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爲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譌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趙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閻百詩非之其說良然但謂箕山爲嵩高之北此本劉熙語愚謂北字疑譌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疏】注莫無至祿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篇莫捫朕舌傳云莫無也荀子致士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云流流者無根源之謂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此言橫為之猶荀子言衡至從為順橫為逆從所欲為而為順也無所欲為而為故為橫也是其命祿也閩監毛三本作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注】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疏】繼世以有天下○正義曰趙氏屬上近時通解屬下天之所

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注益値啓之賢伊尹値太甲能改過周公値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注大丁湯之大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顚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

亳反天子位也疏

注大丁至子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趙氏所本也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成湯之殁久矣于此言成湯既殁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耳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殁距太甲元年隔兩君秝有年所非湯殁後即為太甲元年也○注伊尹至位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柄中辨正云當以書序為正蓋居桐在諒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既立三年後於是霍光將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為辭王氏鳴盛尚書

後案云鄭康成所傳眞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秝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秝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秝志的確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秝志說並同眞伊訓所云太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書序成湯既歿太甲元年既者追溯之辭不可泥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秝推是年爲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秝家以爲秝元伊尹祀於先王者朔旦冬至配上帝故也律秝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且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即爲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太甲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也乃僞作者以并字去之改爲即位陳訓遂掩郊至朔同日之事以改朔祀先王爲奠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年即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曾謂伊尹

爲之乎又云如僞書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敎郎
被放之後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月之內
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
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誠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
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
內卽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
改方始迎歸必不作放作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
紀首三年字指初卽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益前
後共六年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
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既之爲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
二年內古文簡略省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剌也
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
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己也復歸於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
取便要其歸爲六年則同奈何作僞者竟謂太甲卽位
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
禮一至於此傷敎害義不可不辨閻若璩釋地又
續云鄭康成書序注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
爲湯葬地余以後漢書梁國虞縣有桐亭所放
處應卽在於此虞今歸德府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

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大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法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周氏柄中辨正云湯都在偃師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大甲放處密邇湯都陶氏指桐亭爲放處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非也尙書後案云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緣孔傳欲傅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毛詩召南殷其靁莫敢遑處小雅四牡不遑啓處傳皆云處居也遷徙也乂治也並爾雅釋詁文艾乂字通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注】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疏】孔子至一也○正義曰義者宜也孟子私淑孔子全得其通變神化之學故於此明之

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注】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疏】注人言至之否○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尚賢篇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親為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侁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令烰人養之是為伊尹湯請有侁氏為婚有侁以伊尹為媵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者而云非為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之詳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許慎說文引之所稱書目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於

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書爲書所謂本味篇乃剟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何足挂唇而其時枉己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道至輾轉傳聞於孟子之門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說於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小說而但奉遷史爲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祛也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抉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

孟子曰否不然

注 否不是也

疏 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說見上注否不是也當同前後章作否不也不如是也奪三字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注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

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疏注有莘國名○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鯀妃有莘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莘者有莘氏之女也又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於大姒別之曰禹後姒氏而湯妃則曰有莘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採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即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

注雖以至人也○正義曰祿之以天下謂爲天子也故曰以天下之祿加之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書多方云開厥顧天鄭氏注云顧由視念也還視謂回首而視心念之不能舍也說文見部云覦欲也欲與念義同故以覦釋顧也詩鄭風清人駟介旁旁箋云駟四馬也千駟是爲四千匹禮記曲禮云毋淫視注云淫視睇眄也以眄釋視謂欣慕此千駟而淫視之也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趙氏讀介爲芥故以草釋之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注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疏注囂囂至貌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囂閑也注云囂然閑暇貌淮南子本經訓云閑靜而不躁高誘注云閑靜言無欲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

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注】幡反也三聘旣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疏】注幡反也○正義曰音義云幡張云與翻同荀子彊國篇云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注云反音翻翻然改變貌幡然即翻然翻然即反然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注】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

悟之將誰教乎【疏】注覺悟也○正義曰說文見部云覺寤也寤悟字通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

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浼我也歸於絜身不汚己而已【疏】聖人至而已矣○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己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己也亦豈絕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注】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注】伊訓尚書逸篇

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
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收宮桀起自取之
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疏注伊
訓至誅也○正義曰伏生今文二十九篇無伊訓孔
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次咸有一德典寶之後
爲今文所無故爲逸篇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鄭康
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云載孚于亳又云征是三腰
則此篇漢末猶存崔寔政論曰皐陶陳謨而唐虞以
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眞會見之
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牧宮桀宮者言天誅之
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言自亳亳是殷都則牧宮
是桀宮矣朕我釋詁文云謂湯也則未然也詩周頌
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始也書序
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尹
訓太甲之文朕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述湯言古人
朕字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朕乎聲謂伊尹自謂
也按趙氏以作釋造謂桀自造作可攻討之罪故天

誅之自之訓由由通猶猶卽猷爾雅釋詁云猷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亳釋自亳兩自字義别也晚出古文伊訓作造攻自鳴條某氏傳訓造爲始趙氏不訓造爲始者湯始征自葛載其後又伐韋伐顧伐昆吾而後乃伐桀牧宮既爲桀宮不得爲始攻自桀也若鳴條尤不可言始矣所與謀者順天救民之事非割烹也湯謀之於亳非伊尹以割烹要之此孟子引書之意謂伊尹攻桀自亳與孟子引書不合矣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疏○不枉道而取容正義曰史記白起王翦傳贊偷合取容朱建傳云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注有人以孔子爲然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疏注有人至狎人○正義曰孟子

對云不然故注言或以孔子爲然也戰國策衛策云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云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翟氏灝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雍雎侍作寺𤸑作脊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爲驂乘韓非子作雍鉏輾轉相推雍鉏雍雎爲一人而癰疽亦即雍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祝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溢而將破者雖癰淺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即孟子所稱癰疽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爲之辭也【疏】否不然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注】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疏】孔子進至有命○正義曰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

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辯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顏讎由至孔子主○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爲顏涿聚濁鄒子路妻兄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賫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讎由即濁鄒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讎由則讎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牆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

衛之讎由無豫矣豕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犂邱之役然則顏豕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顏讎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翟氏灝考異云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愼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泰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誘孔子者且不倠造爲癰疽瘠環言矣按癰疽與彌子瑕同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勢以蔽於左右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然則彌子之寵甚於癰疽彌子有子路之親且自求結交於孔子孔子且以義命拒之則主癰疽必無之事矣蓋因參乘之事而傳會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

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於衛齊無阨難何為主癰疽瘠環也疏注孔子至過宋○正義曰不為苟合取容故不悅趙氏以道不合明之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

維以卒歲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此不悅於魯
之事也又云衛靈公致粟六萬居衛十月去衛將適陳
過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
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
之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宋此不悅於衛之事也又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
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微服過宋
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上注甚詳
明上言宋桓司馬已標國名司城貞子蒙上宋字爲
宋臣爲孔子在宋時所主也過宋則不在宋而適陳
故下明標陳侯周言孔子適陳爲陳侯周之臣也惟
史記以司城貞子爲孔子適陳所主是貞子爲陳卿
非宋鄉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趙氏云司城貞子宋
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遺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
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司城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
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愚謂
陳之司寇可效楚司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
官亦名司城邪若以官名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

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冦惠子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冦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冦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即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字爲諡通在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諡者今據稱貞子即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宼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歿己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

時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叙歸與之歎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棼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間此可證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北敬叔服闋魯己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郎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拔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卒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

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將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按此過蒲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爲陬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間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衛去衛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蘧伯玉家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之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卽云孔子去衛過曹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衛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賚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既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肅愼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

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返乎衛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之時也自六年返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恒在於衛孟子所謂於衛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衛靈公主顏讎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宋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之初一二年間也是爲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備識之云陳侯周陳懷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然則陳侯周有謚矣又名越與孟子異阨古厄字詩谷風箋云厄難勤苦之事也是阨卽難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注

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

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疏】君子大居正○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疏】注人言然否○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百里奚事趙岐注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爲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扊扅之歌曰百里奚新娶我以五羊

皮是聘物也又曰西人秦五羊皮則攜作客貲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謂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佑溫故錄云百里奚有五羖大夫之稱孟子亦言其舉於市則養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當讀賣字爲句賣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似奚自有羊賣之反爲人牧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柄中辨正云朱竹垞五羖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孱孱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初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請以五羖

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
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五
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按扊扅歌乃漢詞賦家所爲
本不足據其以史記贖奚事爲証亦非是史記言欲
重賫之恐楚人不與者此卽齊欲請管仲於魯而桓
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之意故其謂楚人曰
吾媵臣微之也請贖以五羖羊皮示其無足重輕也
所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不忌若謂以此取信於
楚則奚之素所被服楚人烏得知之史記商鞅傳又
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
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
姓之上史遷所傳已自相矛盾則并贖奚之事亦屬
傳疑不足信也至所引范處義釋詩說則尤爲不
根夫五紽五紱五總絲數非縫數也戴侗六書故曰
紽絲總俱以五言皆之量數更證之西京雜記云
五絲爲緎倍緎爲升倍升爲緎是緎爲絲數蓋無可
疑范氏謂合五羊爲一裘則羔羊兒羊也豈有兒羊
而五皮而可以成裘者哉嘗考韓詩外傳云百里奚
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人秦戰
國策之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買以五羊之皮說苑百里

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牛又臣術篇云賈人買百
里奚以五羖羊皮使將監車之秦又善說篇云百里
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繆公得之諸說並以五
羊皮爲自鬻之直竹垞所云則昔人未有作此解者
惟莊子庚桑楚篇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繆公以五
羊之皮籠百里奚陸德明音義既引史記贖奚事又
曰或云百里奚好五邑皮裹此頗合於竹垞之解而
又不能引據徒割截趙注以就其說閻氏若璩釋地
又續云百里奚此事當盍子時已無所據夫曰虞人
也址貫見矣不諫之秦行蹤見矣年已七十齒已見
矣又曰粥於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羖大夫傳
至孝公時猶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
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走宛宛今南陽府
南陽縣秦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
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賸臣
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
公釋其因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吾賸
臣亦繫託詞以誣楚左氏賸秦穆姬者乃虞大夫并
伯非百里奚也漢表以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
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注云市買也說文云買

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細讀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去孟子安得有如史記奚爲晉虜以媵於秦之妄說

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注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之設此言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不字衍文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疏晉人至奇諫○正義曰事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云虞

在晉南號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至所生之○正義曰僖公二年公羊傳白璧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馴也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尚白爲美徐氏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生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但注云晉地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注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注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者尚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疏百里奚至爲之乎○正義曰趙氏以百里奚不諫冠此兩節之首蓋謂奚所以不諫者知虞公之不可諫也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卽申此二句之義知卽智矣於其間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轉捩若曰百里奚不諫乃是知其不可諫也知

其不可諫而即不諫是其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爲汙可謂智乎錯綜言之也又因其一智推而爲三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一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二智也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三智也三智從三知字而出智屬知賢屬能但知而不能不可爲賢故又實能相其君以顯於天下是非獨智而且賢一矣前以知斷其不知之非後以能斷其不爲之是也一說晉時強大可與晉敵者莫如秦奚故去虞人秦三置晉君正是爲虞報仇所以不諫而去之秦者以此翟氏灝考異云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分羈縻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託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以徹抉其樊籬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非就此篇實據之作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爲孟子

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卑迴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己並早滅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爲史凡孟子所旣辨斥仍多取爲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於杯水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之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於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違正也疏不爲苟合○正義曰史記封禪書云阿諛苟合之徒

孟子正義卷十九終

姪廷琮弼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注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

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

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

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

之夫更思廉絜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疏伯夷

至立志○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伯夷叔齊論語

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言伯

夷以讓國以恥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辟紂且屢言之

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

人之朝猶是辟紂意於恥周有可通於讓國則絕無

與也若以史傳爲不實則非讓國何爲子貢援以問

衞事論語言餓於首陽言逸民明是恥粟采薇事史

卽可爲經注也孟子何獨有異竊以伯夷當紂之時

親稔其衆至於脯醢無罪諸侯爲從古所未有廉來

之助惡皆非可以力爭而自以遠國疏臣欲諫正之

不得徒苟奉職貢而以爲恥固人有欲辟之心矣而

不忍言因生事之旣終有遺命之可托遂以不顧而

逃叔齊與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孔子故不及之爲其舉兄可以見弟也其事從讓國起而其心實從辟惡起史傳據事書之孟子原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淸則夷惟辟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辟之已耳其於君臣之大義未嘗有他志也故以諫武王武誅紂遂以恥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爲伯夷者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汚於己而非必有苟於人故得爲聖之淸○注若夏姬之比也○正義曰列女傳孽嬖篇云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注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韓詩外傳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

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又後漢書王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鴻傳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女傳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文志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當亦用孟子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爲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梁有綦毋邃注作貪者或見於二家之本與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頑鈍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按王氏說是也頑之義爲鈍廉之義爲棱棱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鍔二者正相

對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暴戾頑貪是頑亦貪也諸書引作貪亦頑訓貪之證國語晉語少懦於諸侯注云懦弱也說文心部懦駑弱者也故以懦爲弱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注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注鄙狹者

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疏注鄙狹至深厚○正義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愛類篇云墨子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高誘注皆云鄙小也又君守篇云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高誘注云鄙鄙人小人也小即狹也對下寬言之故不訓小而訓狹也賈子道術篇云優賢不逮謂之寬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是寬即優也淮南子齊俗訓云煩挐澆淺高誘注云淺薄也是薄即淺也毛詩邶風北門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薄既是淺則厚即是深故云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注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

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疏】注淅漬米也至亟也
○正義曰說文水部
云滰浚乾漬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滰淅而行淅汏
米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傳曰釋淅米也
爾雅溞溞淅也孟子注淅漬米也凡釋米淅米漬米
汏米㶑米淘米洮米淅米異稱而同事淅箕謂之䉶
自其方漚未淘言之曰漬米不及淘抒而起之曰滰
萬章篇今滰作接當是字之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浚滰盝也說文湑莤酒也一曰浚也鄭興注周官
甸師云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
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說文滰浚乾漬米也
引孟子孔子去齊滰淅而行今本滰作接所見本異
也滰之言竟竟謂瀝乾之也今俗語猶謂瀝乾漬米爲
滰乾矣西溪叢語云吳聞集引李吉甫南銘曰孟子
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

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注】伯夷淸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疏】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一曰奮也揚飛舉也呂氏春秋必己篇云盡揚播入於河高誘注云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蕃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淸摶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為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

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則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之也聲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鑄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弟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爲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抍也檢也廣雅卷三云抍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抍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俴收毛傳云收軫也正義曰軫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軫與振亦聲近義同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注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

疏始條至事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

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晰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

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
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疏注以智至中也○正義曰說文工部云巧
技也故以技釋巧也章指云言聖人猶力力有常也
賢者由巧巧可增也與此注相發明趙氏以巧比三
子以力比孔子三子可學孔子不可及也然則兩爾
字宜皆指三子其至如清任和爲三子之力所可至爾
其中如孔子聖之時爲三子之力所不可至至中俱
承上力字至爲三子之力中爲孔子之力乃注云其
中的者爾之巧也意殊矛盾不可詳知又云改其手
用巧意乃能中似謂孔子之時三子力不能及故改
而用巧爲清任和則中字轉屬三子之清任和矣又
似謂孔子爲以時爲中的三子各以清任和爲中的三
子自知不能爲孔子之中的因思改而用巧爲三子
之中的故各用清任和也是孔子以力中的三子不
以力而以巧中的也以力則但能至不能中也趙氏
本義未知何如姑擬之以質知者近時通解智巧即
靈明不測妙乎神也聖力即造詣獨到因乎應也聖
知兼備而唯智乃神巧力並用而惟巧乃中此孔子

所以獨爲聖之時或云巧力之喻是孟子自擬作聖之功由射於百步之外望道之比也孔子之聖非力可擬力則人巧則天也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邱陵邱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注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疏注班列也○正義曰方言云班徵列也北燕曰班東齊曰徵戴氏震方言疏證云趙岐孟子注孟子班爵祿云班列也春秋昭公二年左傳送從逆班杜預注云班列也任昉奏彈曹景宗曰朱高列侯李善注引方言列班也所引卽此文詩大雅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毛傳徹治也鄭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亦於班列之義爲近廣雅列班

布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注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僭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麄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疏注詳悉至存也○正義曰詳悉見離婁下荀子非相篇云詳則舉小注云詳周備也故又以備釋詳也周禮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注云主班祿賈氏疏云在此者其職既闕未知所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次倉人明是班多少之官故鄭云主班祿○注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正義曰禮記正義云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鄭

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周禮春官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鄭司農鄭康成皆引王制以注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自當以孟子爲正不必與周禮規規求合也與孟子合者惟王制猶不免有不合者由其又在孟子後雜采遺文所致卽孟子亦第言聞其略也鄭康成於王制與周禮不合處輒謂之夏殷制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而已卽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孟子明言周室得謂之夏殷然歟于是又以開方法兩圓之然子二百里男百里又何法又豈所謂同一位者歟唯其不必求合而必求合也然則奚其不合益注以周禮司祿官無其職爲諸侯去籍證周禮本不完之書司祿之亡猶他官之闕未必去籍獨去此卽去亦其中一端就孟子王制所言之與周禮不合初非獨此班爵祿事矣是不足以定也若謂盡去其合而獨存其不合則是周禮一書已自有不能盡合之失更不足以定也彼其放恣橫議之習已久秦至敢於燔燒三代之書諸侯皆秦也何嫌於竄易一朝之制去者旣全去之其姑存者爭以意增損之上下相蒙若爲故然蓋所

必至不作劉歆之徒也恐劉歆亦定負此枉於千古也然則宜其不合之多矣文景時去古尤近諸儒纂輯王制何不就其所據書名人代明白標舉而一概渾同使後學至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過歟翟氏灝考異云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爲戰國諸侯去籍之證孟子於典籍既亡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顯若訾一且有嫌於時君之爭并無厭也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之少而不肯失之多若王制乃漢文帝敕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惟以孟子一書爲本其所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議孟子乎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疏】天子至等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彼言王者之制故不數天子與此異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

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子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以下矣○注公謂至之後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賈氏疏云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太公有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爲上公九命者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亦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注】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疏】君一至六等○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即君也王制五等不連諸侯孟子六等連君不連君猶不連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上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大夫諸侯之士也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沈氏形周官田祿考云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

公曰孤卿曰中大夫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
庶人在官者屬焉凡天子之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
知而見本經及注者公三人孤三人卿五官官一人
又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則六人凡十一人
中大夫天官四人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一人三十
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
人夏官十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
十二人地官十五人又黨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
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人三十縣則三十人春官二
十四人夏官三十人秋官八人凡二百六十九人上
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師每族一人
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鄙師每鄙一人百五十
鄙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
夫十人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
凡千一百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
十八人又閭胥每閭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鄰長每
鄰一人七百五十鄰則七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
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二人又象胥每翟
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
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

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人三千里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八人春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馭夫二人趣馬百九十二人庾人每閑二人天子十二閑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條狼氏八人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注而數皆可推者上士爲郊之縣正十一縣則十一人中士爲郊之鄙師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鄙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鄙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鄼長野之鄙師郊二百七十四鄼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人各如鄙鄼之數凡五千有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若內諸侯之官之爵由經注及他傳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干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人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人其縣鄙之士皆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公七縣三十三鄙孤卿二縣八鄙大夫二鄙上下士各皆如

縣鄙之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公四十七人在孤卿十七人在大夫九人若外諸侯之官之爵則在上公六等自孤而下在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卿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如之子男之卿大夫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中此皆見於經注及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上公爲大國三鄉三遂鄉鄉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八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士族師三百七十五人鄙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酇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千一百三十鄙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侯伯爲次國二鄉二遂鄉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鄙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人酇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七百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爲小國一鄉

一遂卿鄉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下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爲鄙師如其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百有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人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爲一等中下大夫爲一等何也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故二者皆合爲一等也且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爲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之明證也經何以無上大夫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

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輔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曰典命公之孤四命注以爲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襄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四爲差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通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耳謂公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誤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疏天子至附庸○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

里者不合於天子附附於諸侯曰附庸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者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為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為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昔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

君璣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爲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周氏柄中辨正云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益之此說最謬後儒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並言周之幅員不廣於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內也於諸男言百里

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唐氏此說極爲支離卽以周禮觀之自諸公至諸男封疆之數遞爲降殺各以百里爲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爲兼虛封於諸男則以爲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誰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者則所綜之附庸葉少蘊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汪武曹駁之云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二十四乎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也豈侯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卽合山林川澤言之亦不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尚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二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說合於孟子而異於周禮惠氏假借傳會以調

和其說巧則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附庸則量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友按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里四百里乃其疆域於建國之初已定之豈有豫約慶地之數而爲之制其域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邪任鈞臺又疑大司徒文誤當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五百里則千里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職方之制合於大司徒其非誤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禮決不可合自當以孟子爲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不亦謬哉○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十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盧氏文弨校云御覽載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梁云周禮小司徒注十終爲同同方百里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

百里所聞同易震正義雷之發聲聞乎百里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注小者至庸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隱公元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庸者通也此趙氏所本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爲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注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疏天子至子男○

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爲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齊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得之顛倒甚矣沈氏彤周官田祿考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爲百里小都方四十里加爲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爲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注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

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注疏以爲夏商之制而湯國七十里即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葢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以爲皆實田誤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何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鄙地己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偉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右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其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爲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即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意在風止其戰伐耳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內篇謂太公受地五百里史記

漢與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乃與周公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駁周官否則强傳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雜記疏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按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為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成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疏】注庶人至士者也○正義曰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云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按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爲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未

命為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為薦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又云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與旅食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地官鄰長一賈公彥云鄰長是不命之士為之是也孟子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若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試之以官俟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如鄰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為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人以上之正祿故此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者兼不命之士方為賤備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祿取於采地無則以公田所入之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主班祿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云受公田也此足證諸侯之士無地矣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注】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疏】大國至耕也○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周氏柄中辨正云安溪李文貞公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秋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大夫祿食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亞故隨國之大小爲節則謂命於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卿命于其君者爲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於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况諸侯有大夫五人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不合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

差【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疏】耕者至爲差○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注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翟氏灝考異云孟子自君卿一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繁省義未有鉏鋙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下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則爲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爲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禮記講義云周禮農夫之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

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管子揆度篇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呂覽上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愚按三說本同當以孟子王制爲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亦具於遂人中遂人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亦蓋人有生耗郎田有子取故稽而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遂人歲時稽授之法也○注獲得至吏也○正義曰史記春申君傳集解引韓嬰章句云獲得也毛詩齊風無田甫田釋文云無田音佃孔氏正義云上

田謂墾耕下田謂上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按說文人部佃中也支部畋平田也多方正作畋此注云佃乃畋之假借而通作田也周禮地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注云鄭司農云戸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趙氏本此爲說也按夫之名從人起亦從田而起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夫指地而言緣一夫授田百畝故百畝之地即以一夫名之此上言耕者所獲下言上農夫食九人則以人言也同受此百畝之田而其所得或足以食九口或足以食八口或足以食七口以至僅能食六口五口所以多寡不一者以糞種培溉之有殊也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與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秋官薙氏掌殺草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化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令此皆糞溉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戸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戸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

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顏師古引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與名秩簿同劉昭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斗爲計此師古所引或一說也趙氏舉其時奉祿有斗食佐史兩月用以除吏吏郎有秩三老嗇夫游徼亭長五者也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

疏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隨會之言也○諸侯僭越滅籍從私○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萬章問曰敢問友注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注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疏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正義曰趙氏以挾貴爲挾在己身之富貴挾兄弟爲挾兄弟之富貴兄弟郎包上貴字而言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人以昏姻爲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彼爲婣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而問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別之趙氏依溫故錄云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己等夷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己處不能不恥下問矣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挾貴意耳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

與之友矣【注】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疏】注獻子至而就之也○正義曰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孟孫叔孫季孫俱出桓公謂之三桓公子慶父生公孫敖公孫敖生文伯魯語稱孟文子文子生孟獻子仲孫蔑文十五見襄十九卒國語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注云鬬臣扞難之士未知即此五人否漢書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裘牧中並居第四等是以其德同也禮記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左傳唯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據小司徒四井爲邑言之其說自確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卿采地也此免餘主辭邑故據卿祿之少者言之自卿以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惟一成方十里也周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

眡功又云惟加加田無國正諸凡云百乘者當據采地之外有加賜者言之如左傳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杜預解百邑以爲一乘之邑百邑卽百乘衍說無所據趙氏以無獻子之家爲賢人無位有獻子之家爲富貴而復有德舊疏云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爲友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近時通解無獻子之家謂視之若無不歆羨之也有獻子之家謂有之爲重也五人知有獻子之家則知有貴知有貴則獻子不與之友知有獻子之貴則獻子不與友獻子之不挾貴可知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疏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春秋時

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往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費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疆僭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爲魯繆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

可同謚者有謂費本季氏嚴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費者遂於此僭稱公歟曰倶不然魯國無恙固無有降而稱費國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爲魯卿亦斷無有出居於費者大夫有采邑但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郕叔孫之郈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歛處父居郕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狃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當同謚則衛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謚法何嘗禁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誤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顓臾邿極各爲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稱寬其得以都君而僭國君容有然耳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滑國都於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滑費春秋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於幽注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

虛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郯邳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按漢書古今人表費惠公顏敢王愼長息同列第四等敢般形近而譌順愼字通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注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

疏注大國至而已○正義曰太平御覽引皇甫士安高士傳云亥唐者晉人也晉平公時朝

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叔向皆爲卿大夫名顯諸侯唐獨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爲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卒子平公彪立抱朴子欽士篇云晉文接亥唐腳痺而坐不敢正此文爲平之譎其逸民篇云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尊而肆之貴而重之之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樂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亥唐一作期唐亥之爲期猶箕之爲荄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史趙以亥之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爲絳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之其名唐氏也詩大雅召旻彼疏斯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蔬與疏通趙氏佑溫故錄云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而不能繼與悼之末年已不免弛平益替焉溴梁盟而大夫張平邱盟而諸侯散自是天下變亟六卿禍成方且遐叔向築虒祁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過取快佚遊苟圖虛譽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表見即使不終於此而與其職位豈遂能破相疑之勢樹疏遜之動哉孟子持以爲友道證未暇深論晉

本末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注】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也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注】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疏】注尚上至夫也○正義曰尚與上通論衡須頌篇引尚書或說云尚者上也儀禮覲

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是也說文貝部云貳副
益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是貳室卽副宮也趙氏
門堯館舜於貳室則舜饗堯之所設堯亦就往舜宮
壽舜之所設是爲更迭爲賓主也詩小雅彤弓一朝
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大行人饗禮九獻
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是以酒食待賓客爲饗趙
氏以饗舜爲堯就饗舜之所設則謂舜設盛禮饗堯
而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哀公十五年左傳
云其使終饗之注云饗受也是也小爾雅廣詁云迭
更也故以更釋迭一說亦饗舜是以祿養舜卽上共
天祿意以君臣之禮更爲賓主之禮謂略上下而交
際往來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也爾
雅釋親云妻之父爲外舅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也郭氏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爲
甥孟子曰帝館
甥於貳室是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
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注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
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

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疏大聖之行千載爲法○正義曰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文王之行至今爲法

孟子正義卷二十終

姪廷琮琥校字